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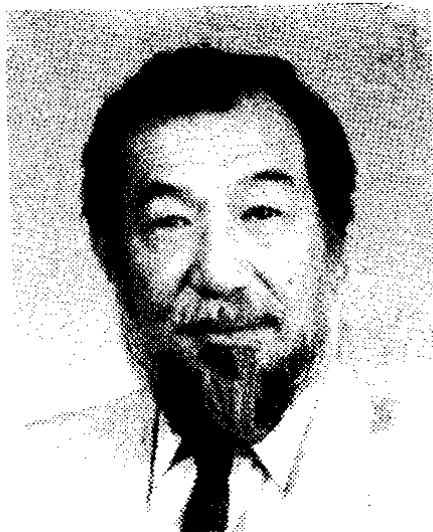
• 建筑文库 •

“抄”与“超”

——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散论

钟华楠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钟华楠

钟华楠是香港著名建筑师，在大陆和台湾也颇有名气。他 1931 年生于香港，1959 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建筑学院，1964 年在香港创办“钟华楠建筑设计事务所”，1967 年设计香港太平山顶“炉峰”塔，1983 年获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国际公开的建筑 designs 比赛第一奖。80 年代初，在英、美、台湾举行“中国园林摄影”个人展及讲座，著有英文版《中国园林艺术》一书。

这本书收入的文章有些是近 10 年来在大陆和香港有关报刊上发表过的；有些是讲演稿，还有的是本书首次发表的。其中有些已编入香港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出版的钟华楠著《亭的继承——建筑文化论集》（商务玖什丛书之一）。

这些文章涉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风格、古建筑保护、香港建筑等诸多领域。钟先生观察问题一向敏锐，观点鲜明，语言生动，往往一针见血。

编者以为，这本书读来并不费力，受益匪浅，会有新的启迪。

编者的话

在我们从“四人帮”文化桎梏下解脱出来不久，钟华楠先生即随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肖滋先生来京，除了考察古建筑、古园林外，还用了不少时间同我们座谈建筑书刊的编辑出版问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从那以后，10多年来，我们之间不断通信、互访。从而，他同我们建筑界人士也建立了密切的交往。

10多年来，钟先生从未间断给我寄来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和讲演稿。我也尽力给有关刊物介绍发表他的文章，间或也还斗胆做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每每读到他的文章，都被那热爱祖国、善于思索的热情所感动，受益匪浅。因此，早在七、八年前就萌发了为他编一本集子的念头。未料，由于工作调动，把这件事搁下了。今年又重返建工出版社编辑工作岗位，并开始主编这套文库。重操旧业，又念起为钟先生编集子的夙愿。

钟先生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亭的继承》一书自序中，说过这样两段话：

“人的思想是不断成长，不断转变，到最后便是衰退。所有人的见解和观点都受到时间和环境的限制。常有“觉今是而昨非”，亦知到现今说的话将来会是“非”的多。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便不敢说话，因为读者也有智慧以时空

来评估的。我这些意思有的是有感而发，有些是不能不发。错了，只能当作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吧！”

“这种文章，不能以一诺千金，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视之。世界上一切的评论也会因时移势易而改变或证实是错误的。甚至历史上的科学理论也是无时无刻地论证与更易。这些拙文只能代表我在某时某地对某事的一些浅见而已。”

我以为，这些话虽有些是谦词，但是实事求是的。钟先生在这些文章里谈及的一些观点，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所以，就把过去钟先生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多年来他寄给我的一些文稿，选编了这本书，奉献给建筑界的朋友们。

杨永生

1990年10月

我见过帝王的宫殿被焚毁，
我见过庙堂的倾斜、倒塌，
我见过宗祠变为颓垣败瓦，
我见过学府的荒废、荒凉。
在这个崩溃的废墟残迹中，
我见到一个古亭，
柱上有一个斗拱，
放射着闪闪金光。
这古亭似曾相识，
跪过亭台拜祖先，
捕蝴蝶，看飞燕，
挖蚯蚓，钓池边。
曝书，初恋，
离情，永别。
啊！这不就是我的亭吗？！
这不就是我自己吗？！

钟华楠

1990年深秋于香港，
为出版《“抄”与“超”——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散论》而作。

目 录

编者的话

“抄”与“超” (1)

亭的继承 (3)

关于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的几个问题 (25)

现代设计与民族风格 (30)

中国古城镇的开发问题 (51)

现代“美”的危机——由“后现代派”说起 (65)

环境艺术 (70)

也谈美学 (72)

阴阳五行与中国古建筑及园林 (76)

从建筑设计说开去 (84)

香港建筑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92)

香港建筑的发展与展望 (97)

21 世纪香港的意义 (123)

“抄”与“超”

同香港建筑师谈论国内的建筑设计，往往听到：“你看过北京某某饭店没有？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错”。这一来便遭到很多非议，如“你一定没有看过三藩市的某某饭店，东京的某某饭店，如果你看过，便知北京的某某饭店是抄来的？！”

我也反唇相讥：“如果你看过某市某饭店、香港的饭店、甚至办公楼又何尝不是抄的！”

这些年来，大陆的一些建筑物似乎也曾相识，很面善。在这样一个突然开放的局面下百废待兴，抄是比较快捷而且稳妥，不致“冒险”，就算有错也不会铸成大错。这样看来，抄是不无其理的。反之，香港抄了几十年，也就没有甚么道理了。香港建筑师笑大陆建筑师，不但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且他们还不理解大陆的“甲方”或领导人的意见是很固执的。可能某甲方或领导人去外国看过某饭店，回来便要建筑师照抄也未可料。国内向我索取现成建筑物的设计图则也有之。所以，我认为大陆建筑师抄是情有可原的。

50年代我在伦敦读书时，大学常常请一些国际知名学者或专家到学校里作学术报告。这种报告一般是由某系来邀请，校内其他系的学生可以参加。

就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我参加一个由著名墨西哥结构工程师简氏（Felix Candella）所作的演讲会。大大的讲堂，几百个座位通满。简氏是世界上很有名望的薄壳混凝土工程师，他的作品很受建筑师的欣赏和重视。简氏走上讲台，台下一片热烈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是天才，我是抄才。在我大学毕业后，我就想成为世界上一流的薄壳混凝土工程师。但如果要我从头赶起，做到我死也不能如愿。所以我决定“抄”。他说，他到法国去，那时候法国是这一门科技最高水准的国家。他花了10年的时间，一心一意的抄，从头到尾，从理论到实践，百分之一百掌握了全部有关“薄壳”资料与其施工方法，再回到墨西哥去。不到两、三年便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薄壳混凝土工程师。他这位坦白的抄才，终于“超”过了他抄的人。

日本二次大战前后，也是“抄”才，抄尽了欧美的产品，现在也在科技上、经济上超过了欧美。

学习书法必由之途不也是“临模”吗？王羲之、张旭等也少不了“抄”前人，再用余生找出自己的风格。现在很多书法家只花20年时间就可以写出奇妙的不同的名家书法来。但是，其最终的评价还是要有自己的面貌。没有自己的面貌，便不能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艺术家。

我认为抄要有抄的目的，先“抄”后“超”不但是可以原谅，而且是必经之路。但一生只知抄，不知超，那就没有意思了。如果只抄不知超是愚蠢，而且自己抄又笑人家抄，那就更加愚蠢了。

亭的继承*

在没有从建筑角度去研究亭的继承之前，我想先从汉字源流去了解和分析。

根据甲骨文的发现，单一个“亭”字目前尚未有。但有，省形为；或，或。根据康殷的《文字源流浅说》，这些是围墙、郭庸上的望亭之形。那么，殷周时代之亭是用以了望、守卫之用。是享字的意思。代表三四千年前高台上的宗庙、殿堂等巨大建筑物，用以享受祭品之意。或或都是前陈熟羊之状。亦可见于《甲骨文编》。

根据安子介先生的《劈文切字集》，“亭”字原形是“有上盖的高台”，古时为远行者入内休息的处所，故有“亭午”，“均衡”，“中间”等意。他以为“停”是“人”在“亭”中。

《汉印分韵合编》“亭”字为：等。

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亭”是秦汉时乡以下的一种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汉印有“亭侯”。据史实，关云长是“汉寿亭侯”。汉制“列侯功大食县，小者食乡、亭”。汉之“亭侯”是用来侦察的岗亭，“亭障”是堡垒，“亭燧”是烽火台。后汉书光武帝纪“筑亭堠，修烽燧”。

后殷周至秦汉，亭都是用来作了望、侦察守卫的建筑物。

亭有分“长亭”与“短亭”，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除了用来

* 本文是1989年2月24日香港市政局主办的“艺术讲座专辑”演讲稿。

作路程的衡量外，也是古时在路边供休息的亭舍。李白诗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粤剧有“再折长亭柳”，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亭又变为休息、道别之地了。

亭成为园林的一部分，由于望、守卫、祭奠、路亭变为私园的“四面荷风”作观赏风景点是始于何时？这问题要追溯到汉民族的造园艺术始于何时。单从甲骨文去观察，已使一些怀疑中国亭的建筑形式是受印度影响的理论不攻自破。

根据张家骥《中国造园史》，造园艺术与自然美学思想至先秦初具体系。张家骥的理论是说中国汉民族的园林是受哲学思想影响后而成，而不同于其他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园林。亦即是说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自然美学思想。他举例，孔子曾提出：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孔子的自然美学思想的中心，就是把人的美德与“自然美”比，如“山”，如“水”。这是先秦时代十分普遍的美学观。

另一方面的影响是来自神话发展、民间传说以至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意念。一万九千岁的盘古氏死了，身体变成了大自然的各部分；其中身躯变为山川，血脉变为河流，发毛变作树林；盘古眼睛变了日月，开始了昼夜之分、阴阳之别；这不是人体与“山”、“水”大自然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吗？继之五行之说，宇宙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和现象。

先秦后的董仲舒虽然把“天”有时当作“神”，如“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但亦把“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华也”作为自然规律（严北溟《儒道佛思想散论》）。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天”却

是指“良知”和“心”（侯外卢《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与自然规律无关。

孔子把人的美德比山水和中国民间天人合一的信念就是汉民族对美学和大自然在先秦理解的特征，也是园林艺术具有中国色彩之始。

园林建物中的亭大概先有“台”而后有“亭”。台是广瞻四方，居高临下的建筑物。秦汉文献中有台的记载，在中原地带挖土筑台，突出者为台，低下者成池，故有台必有池。既合乎生态环境，也应有“山”有“水”的哲理了。

魏晋南北朝有“台起五层楼阁”的记载，说明“台”者不单是平台，而是台上有建筑物；“高台芳树”也说明绿化占很重要的位置；“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亦说明已有选址与建第宅园林，不只是限于帝王了。

唐代的私人园林非常兴盛，由庄园发展为城市宅园，集中于长安和东都（洛阳）。长安私第园林始见有亭的记载。

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南宋时代政治和经济彻底南移至杭州、南京、扬州、苏州、无锡、常熟等地了。由唐至宋的一个最大社会变迁是在封闭性的“门阀士族”政治管理架构上加入了“白衣卿相”，“文人画家”的地位相继提升。而造园艺术亦追求文学诗词的趣味。由于南方气候土壤的先天条件，亭的建筑形式盛极一时。

明代除了文人画家影响造园，并有“专家”著文。计成著《园冶》就是明代的园林设计经典之作，有系统的以科学立论写成。计成的“亭榭基”篇中说：“榭隐在花间，亭建于水边。”但后来又说榭不必定要隐于花间，亭何必只限于水边？最后说：“亭安有息，基立无凭。”亭的安置，各有定式，选地立基，并无准则之意。计成在明代已反宋的成规了。

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宋欧阳修作《醉翁亭记》，苏舜钦建

“沧浪亭”，都有着深渊的含意在其中。亭对文人来说，比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巍峨严肃的庙观更具吸引力，更具启发性。兰亭序写环境宇宙，人生哲理；醉翁亭作者自述为醉翁，而醉翁之意在乎山水，醉能同人、同山水同乐，醒能述以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亭是欧氏借屈原渔父之言以命园名，但亦说以“亭”命“园”名，可见亭在园林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宫殿是代表帝王的建筑，庙宇代表儒、道、佛的建筑，那么，亭则是代表文人的建筑物了。咏亭留下千古绝句，亭与诗，诗与亭相互映带和启发，正如画与园林一样。如“浮丘亭”的“三十六峰雷雨隔”；蛾眉亭记“浅深浓淡，恋态非常，低回妩媚，景象万千”；谢公亭“谢亭别离处，风景每生愁”又“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丰乐亭记“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大观亭“举目衰林如脱发，几人采菊制颓龄。清江三面舒州郭，南丘千峰皖口亭”。“江声无昼夜，山色自春秋”。咏人咏事咏境，因亭而发者，不胜枚举。

中国的古典建筑风格影响朝鲜日本；但中国之园林设计却能影响世界，并且从十七世纪直至今日，有增无减。此中道理，很值得我们研究。大概欧美之园林，以刚制柔，以建筑物为中心，园林陪衬。布局亦受阿拉伯之对称和硬直边影响（如盛水之池），使有机之体顿成僵化。其建筑物仍作园林之主，石木次之。日本园林以“禅”为主干，发展至今，渗入宗教哲学色彩甚浓。园用以助静思，多以静观，少为生活之用。独中国园林可思可用，可观可游。既可脱凡俗，又能使游人置身其中而不损园林之神貌。故能重新远播海外，为世界各国人士之所好。

中国园林之建筑物，多依边缘而建，再加以木石隐蔽之。园之中心为土，偏北置水池。间以树木花草，奇石，小亭于其中，使人工与自然得以平衡，从人工处得天然之妙。

中国古典园林之亭子可谓在天然世界中，能以人工建造而能不破坏大自然之妙品，更能助于表达和反映天然之美。

亭之作用非常巧妙和复杂，它是最没有实用之建筑物。既不能栖宿，亦无避风雨之功用，虽有瓦有柱、却无门无窗，或立山头，或临河溪，或处驿旁，或踞池边，可用乘凉，可作曝书，可为读书，可以话别。历史上既有吕布貂蝉缠绵恩怨的“凤仪亭”，也有明汤显祖笔下为情生为情死的“牡丹亭”；亦有常熟“空心亭”，亭中无一物，单一横匾，甚有意思。亭是中国建筑物中最无实用价值而功能又最多，最奇妙之空间。英国哲学家罗素赞中国“无用”之文化最值得欧美学习。而所谓无用之文化多因社会安宁，物阜风华，由文人、士大夫所创、所好。亭之无实用，但为闲逸享受人生而设，这是无用中之最大精神功能。

由上文所显示，亭不单是建于私人园林里。古亭侯（或亭侯）用来侦察了望之用；有“风水亭”，可见于广东；有“长亭”，设于公路交叉之处，作行人憩息之用，广东多在村口建亭，有凉茶、瓜子、小买卖，亦可称之为“社交中心”的，或今人称之为“俱乐部”的雏型；“永别亭”则用以永别。亭的历史功能是多方面的。

亭有各种形状：圆的、方的、多角形的，单层、双层组合的、有用木、石、砖、竹、茅草等物料。所以在设计上特别自由和能因地制宜、造型尤其丰富，而它之所以能如此，皆因它无一定实用之功能有关。

自周朝而下至清，每朝每代的建筑都能发展和表达出不同的时代的风格，使人一望而知是唐宋或是明清。20 世纪的中国建筑设计还没有成功地表达出既现代而又有中国民族色彩的风格。或说现代建筑已趋向国际化，民族形式、地方色彩、传统风格已不存在、不重要。我不能想象现代的中国或甚至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中国水墨画，没有京戏，没有太极拳，没有麻将，没有中国书法、篆

刻，没有中国宜兴茶具和中国茶，没有中国音乐及没有中国菜以后的景象！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国际化、大同化，每个民族都保持着一定的生活方式。只要有一套民族生活方式，建筑物便会有民族风格，若没有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亭可以是由富人拥有之雕镂玉砌式的富贵亭，亦可以是用茅竹盖搭之老百姓的凉亭。要继承文化，便要推广文化。我的亭恰巧全是为香港老百姓设计的，是任何人都能享用的。把传统观念的私人亭、园林亭、山水亭放在人烟稠密的都市环境里本身就是一种考验。由少人用变为多人用也是一个挑战。

香港的建筑师最怕试验，最能抄袭模仿。抄袭模仿不会错，不致吃官司，更或可以因能在“第一时间”抄过来，在香港还没有见到之时，一举得“银牌奖”（香港建筑师每年一度的建筑设计奖）！我认为建筑师应多作试验，勇于创作。

这样说来好像很容易，但做起来却是很难。所以，我先从一种无实用价值的小型建筑物——亭开始探索，开始尝试。现将近年来所设计的几个亭来研究研究。

一 听瀑亭

（1987 年建于香港港湾公园）

听瀑亭位于港湾公园之西部。而港湾公园是闹市里庞然高耸大厦林中的一个市肺，故命之为“井底园”。这样的园址在古典园林设计里是没有的，但在 20 世纪的大都市里，不能不把它当作设计的挑战。

该亭在公园中倚岸临水，对面是小桥，小桥后有瀑布，故名听瀑亭。

平面以九宫格布局，利用“井”字的交点为柱，四边伸悬平屋脊，而四柱上架金字顶。亭的面积虽小，却有三种不同的观园位置。一是亭的中心有井，井上有圆角方桌，桌中镶有园形玻璃，透



图 1-1 听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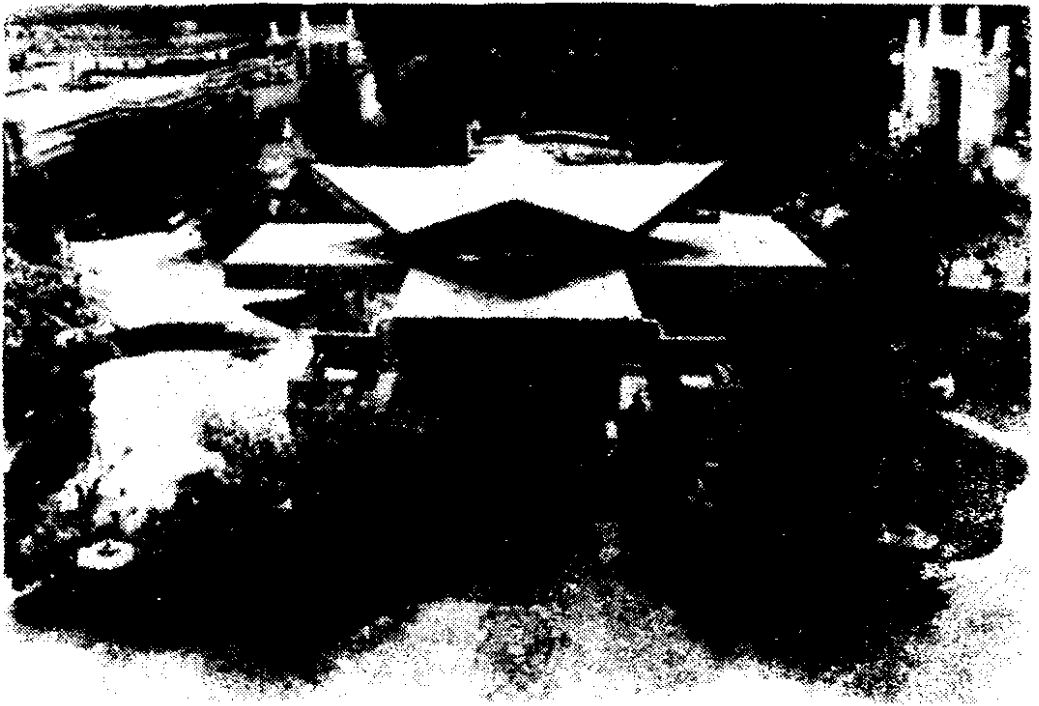


图 1-2 听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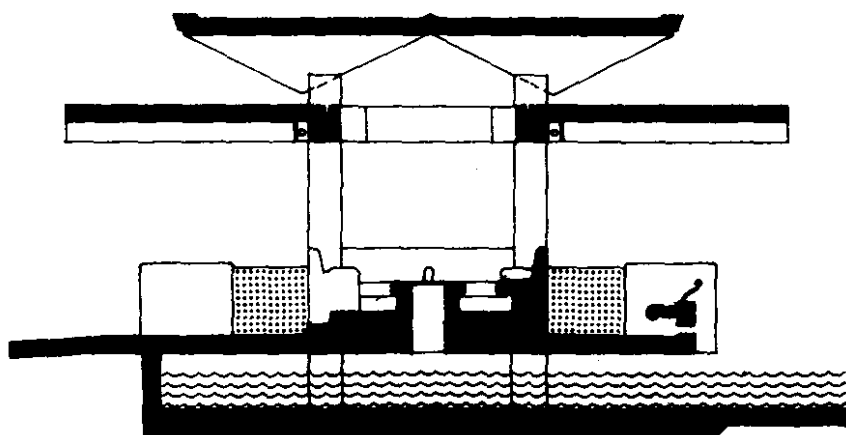


图 2-1 听瀑亭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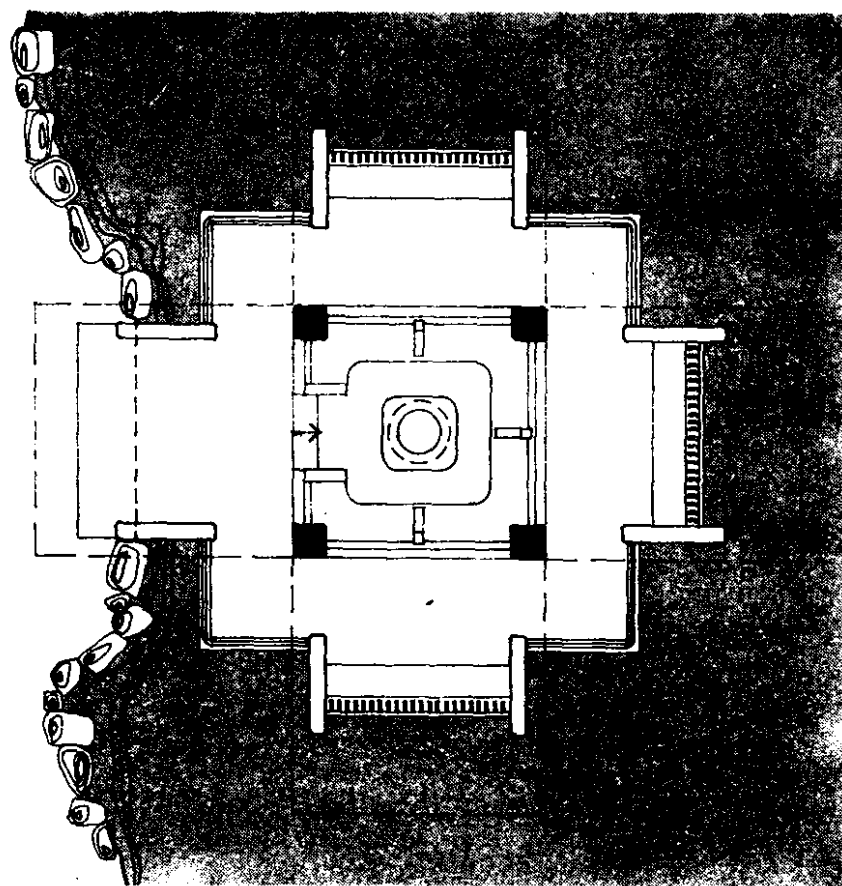


图 2-2 听瀑亭平面图

过玻璃可观井底；二是靠亭边的座位，分为三组“美人靠”；三是四角，供倚栏杆之游人立观。（图 1、图 2）

二 乐富亭

（1984 年建于九龙乐富村）

这个亭是建于乐富屋村的公共汽车总站平台上，故名为乐富亭。

在平面设计上以重叠方形为屋顶，有些像把敦煌的藻井立体化。在地面层上的方形四角凹入形成八组座位。这样的安排，很适合都市青年人在人烟稠密的环境中，可以单独“分座”，保持一些距离。

四方形的四边便形成很自然的入口，亭心的高程略为升高，中置台凳。亭顶中央用无色“透明塑料”盖顶，人坐其中，与天合一。

在亭心与亭四角之间放置花槽，种植花草，在各组座位有视觉上的阻隔，也增加平台上的绿化。（图 3、图 4）

三 小食亭

（1983 年建于九龙联合道公园）

这个亭严格来说不算憩亭，他的功能是供游园人买小食饮品的，故名小食亭。

平面布局以九宫格分三格为卖物的部分，其余六格则作买物和小坐的空间。

结构方面，以四周边的中交点为柱，每边两柱，共有八柱，所以中央部分便较为宽敞，中央屋顶开一天窗，加上卖物空间的三边墙身开圆洞，一来表示这是户外活动的建筑物，二来可使圆里游人都能看到这里是卖小食饮品的。（图 5、图 6）

四 湖边亭

（1983 年建于九龙联合道公园）